

朱增泉 散文与随笔

战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ZHUZENGQUAN

SANWEN YU SUIBI

朱增泉

散文与随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增泉散文与随笔.战争卷/朱增泉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2105-2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5432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7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25 插页3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7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105-2
定 价 5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自序

这套《朱增泉散文与随笔》，共分四卷：历史卷、人物卷、战争卷和游记卷，一百多万字。

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写诗，后来转向散文与随笔写作。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写诗越来越少，写散文与随笔越来越多。我写的诗歌，曾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汇编出版过《朱增泉诗歌三卷集》：一卷政治抒情诗《中国船》；一卷军旅诗《生命穿越死亡》；一卷抒情诗《忧郁的科尔沁草原》。但我的散文与随笔没有汇编过。

近二十年来，各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随笔年选和其他各种选本，几乎年年都有我的文章入选。我一直想编一本散文选，但由于各种选本选编视角不同、类别不同，把收入各种选本的文章放到一起，显得较杂，这个想法就放弃了。2015年大病一场，停笔不写了。养病期间，把散乱无序的散文与随笔旧稿翻出来倒腾了一遍，经过分类，形成了现在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四卷集子。还有一些归不进以上类别的文章，虽然也有一些获得过好评的篇目，但未能编入。

为什么要用“散文与随笔”来命名我的这四卷集子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本人向来以“写作无定法”为信条。动手

写每一篇文章时,从来不会刻意考虑散文应该怎么写、随笔应该怎么写,只以表达出我想表达的内容为目的。我是一名业余作者,写作的随意性是我与生俱来的习惯。自从有了“大散文”一说,我就更少注意散文与随笔的文体区别了,写作时更加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拘束,这就有利有弊。有的评论家认为我这种写法是一种优点,曾把我作为“跨文体写作”的成功例子。但另一方面,各地出版社的编辑专家们,还是会根据我的文章所具有的不同文体特点,分别选编进他们定名的“散文选”或“随笔选”中,这说明我写的文章“文体”不够一致。我接受这种“裁定”,因为我承认凡事都得有所规范。

鉴于以上两方面的因素,我这四卷集子中的文章均可分属两类,有的可称散文,有的可称随笔。不过,从文章内容上区分,历史卷、人物卷、战争卷和游记卷的界定是清晰的。

我对历史散文有些偏好,写得较多,也有些心得。我既注意写一些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大起大落、大分大合这样的重大历史题材,从中发现一些我们今天仍然值得观照的历史规律;也注意写一些特定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的特殊情景、特定人物、特殊事件,表达我对某些问题的历史见解。

我的人物散文,最早是写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中有军嫂、士兵、诗人、航天员、元帅、领袖,后来写历史人物较多,成为我历史散文的一条支脉。历史都是由人创造的,有些文明成果也是被人毁灭的,讲历史不可能不涉及具体的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蝇头小吏、黎民百姓。写古今中外的战争,同样离不开写人物,比如二次大战期间的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朱可夫等,又比如伊拉克战争中的萨达姆、反恐战争中的本·拉登、北非和中东风暴中的卡扎菲、穆巴拉克等。有的评论对我的历史散文和人物散文给出了如下综合评价:“上自秦汉,下至明清,有秦始皇、汉武帝、项羽、刘邦、

曹操、严嵩等历史人物,有秦行大统、楚汉相争、安史之乱等历史事件,无论钩沉历史,臧否人物,讲述王朝的兴衰存亡,勾勒以史鉴今之道,无不立意深远,取材精到,夹叙夹议,文字洗练,尤其战争题材,纵横捭阖,酣畅淋漓。”故我的历史散文和人物散文赢得了不少读者。我十多年间写下的大量历史散文和人物散文,成为一种重要的积累和准备,为我后来系统撰写五卷本《战争史笔记》打下了基础。历史卷中的《汉武帝与匈奴的战争》《楚汉相争一局棋》《安史之乱》和人物卷中的《曹操》《成吉思汗》《严嵩倒台》等篇目,其实是《战争史笔记》一书有关章节的摘录。这类文章,我追求的是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叙述能给人以相对完整的轮廓,夹叙夹议地发表一些见解。

这次收进战争卷的散文和随笔,不包括古代战争内容。这卷集子中的文章,以我当年跟踪观察伊拉克战争所写成的《观战笔记》一书为主,这本书在当时引起了广泛注意。2010年末至2011年初,突尼斯爆发了以网络推手引发群体性事件为特点的“茉莉花革命”,这场风暴很快席卷北非和中东。我写了一批观察分析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通过低烈度战争(以网络推手和街头事件为主)发生政权更迭的现象,还写了分析叙利亚战乱、伊朗核危机等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以研究新一代战争中以“非战争”手段达到战争目的的全新战争样式为主,兼带时事评论性质,政论色彩较浓。一般来说,这类文章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色。然而,我在书中对美军打信息化战争新的作战理念、新的作战样式和新的作战手段的概要介绍,对二十一世纪美国战略思维及其战略走向的分析和预判,对二十一世纪亚洲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机遇及必将面临美国战略遏制的分析和预判,正在“不出所料”地一步步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我认为这些文章仍有某些阅读价值的理由。顺带说明,这一卷中的萨达姆、卡扎菲和本·拉登,分别是伊拉克战争、

利比亚战争和“9·11”恐怖袭击三场战争的三位主角,因我对这三位人物做了较为透彻的剖析,故也将这三篇文章收入了人物卷,但题目与战争卷中不同,内文相同。

我写的游记包括国外和国内两部分。国外部分,我对访问俄罗斯所写的一组文章较为满意。当时我是带着满脑子问题去的:搞了七十年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如今到底如何?我在俄罗斯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物,同那里的新旧官员、普通工人、失业的集体农庄主席和向往西方民主制度的青年人有过面对面的对话和讨论,对俄罗斯的现实社会生活做了我力所能及的详尽观察,我找到了一些我想找到的答案,解开了我的一些心头疑惑。对于普京将以何种方式带领困境中的俄罗斯前进,直到今天,我一直觉得我当初所做的分析是对的。普京以其非凡的魄力,依靠彼德大帝崇拜、东正教信仰、苏维埃情结这三样东西重建俄罗斯民族精神,既不走西化道路,也不重走苏联老路,在苏联崩溃的废墟上,放平了他的“三足大鼎”,正带领俄罗斯艰难前进。我写的国内游记也不少,这部分文章虽然不像历史散文、人物散文那样厚重,但就文章写作而言,却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部分。这些文章大都比较短小、轻灵,较有文化内涵,其中有的篇目曾被选作高考语文题,有的篇目被选入高中和普通高校语文教材。

总起来说,我的散文与随笔,具有我自己的一些写作风格 and 特点。比如有些评论提到的大气、厚重、具有历史纵深感、有独特见解等。但写法不很一致,水平参差不齐,这些也是明摆着的文本事实。切盼读者和评论家们多多指教。

朱增泉

2016年3月27日

目 录

自序	001
看懂新一代战争	001
巴格达的陷落	010
伊军之败	022
信息攻心战	035
美国鹰派与战争	047
萨达姆的雄心和悲剧	060
悲情萨哈夫	075
美英“情报门”	087
战俘问题	105
伊拉克游击战解读	121
临时总理阿拉维	138
从伊拉克战争说到诺曼底登陆	153
一场胜负参半的战争	175
美国玩的是“因祸得福”策略	191
伊拉克战争后的亚洲命运	204

二战以来世界时势走向	225
突尼斯——本·阿里垮于网络战	231
埃及——穆巴拉克败于街头战争	242
利比亚——卡扎菲命毙阴沟洞	253
伊朗核危机	273
叙利亚——巴沙尔是中东战乱风暴中的最后一根桩	289

看懂新一代战争

—

巴格达已陷落多日,伊拉克战争行将结束。人们从电视里热热闹闹收看了将近一个月的战况直播,静下心来一想,发现一个问题:伊拉克战争竟是一场“看不懂战争”,巴格达战役(姑且称之为“战役”)也是一次“看不懂的战役”。

电视里天天为人们评述战争进程的军事专家、国际问题专家们,也包括国外的某些将领、军事评论家和众多媒体,他们对伊拉克战争进程所做的许多分析大部分失灵,尤其是对巴格达战役所作的种种推断几乎统统失灵。谁都说,美英联军将等待新调的十万援军到达战区后再攻打巴格达。结果,美军第三机步师和陆战一师不等后援,长驱直入,以超乎寻常的推进速度直插到了巴格达城下。谁都说,伊拉克共和国卫队是精锐之师,其战斗力绝不可小视,他们将顽强抗击美英联军。结果,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却溃不成军,“不知去向”。谁都说,巴格达将发生激烈巷战,美军等着大量死人吧,小布什等着议员们围攻吧。结果,美军攻占巴格达却出乎想象地迅速、轻松和顺利,如此等等。

这时,人们突然发现自己面前放着一份试卷:你看得懂新一代战争吗?

面对这道考题,未免令人有些尴尬,看不懂,看不大懂,不完全懂。

伊拉克的败局谁都能想象得到,但战争过程为什么会打成这样,不明白,不太明白,很不明白。伊军败得太快、太惨、太窝囊了;美英联军胜得太快、太轻松、太便宜他们了。

伊拉克战争让人有些“看不懂”,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由于伊拉克战争是发生在信息化时代的新一代战争,人们却仍然按照传统战争的惯性思维在看它,因而“观察误差”极大,觉得它处处有悖战争常理,叫人“看不懂”。

这个“看不懂”里面,也有“情有可原”的一面。有人说,“战争是最难说清,也最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另外,战争中也永远会有一些难解之“谜”。有的一时解不开,有的可能永远解不开。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到底是怎么死的,这个“谜”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开。但另一方面,从难以预测中去努力寻找和把握战争进程的一般规律,又是任何一种军事理论的必然要求。

定义此次伊拉克战争,可以有三种选择:信息战、信息化战争、信息化时代的战争。“信息战”这个概念,由于信息和信息技术覆盖和渗透到了军事斗争和“非军事战争”“非战争军事”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因而不同军种、不同学派、不同学者、不同专业都从各自不同的着眼点出发,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争论不息,莫衷一是,难以统一。故有的学者主张采用“信息化战争”这个外延更为宽泛的概念。但用它来定义此次伊拉克战争,又会有些问题。因为最能代表信息化战争特点的美军第一支数字化部队,即美军第四机步师,由于“借道”土耳其的方案受阻,也由于战局发展太快,使它未能赶上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斗,未能在实战中得以全面检验。

这样,如若直接以“信息化战争”冠名伊拉克战争,又有些名不副实。但伊拉克战争无疑反映出了信息化战争的许多基本特点,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暂且将它称之为信息化时代的新一代战争。

有人可能会说,我压根儿就反对战争,用不着去看懂什么新一代战争。可是,有一个严酷的现实已经摆在你面前:新一代战争正在成为一种“文化”,成为电视实况转播节目,成为收视热点,它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这是信息化时代的传媒工具带给人类的“新生活”内容之一。在过去,“参战”就意味着告别亲人,奔赴前线,流血牺牲。在今天信息化时代,“参战”这个概念也有了更加宽泛的含义。也许,你桌上的电脑就是一件参战装备,你一上网就已到达了千里万里之外的战场,你点击鼠标如同扣响扳机,你发送一个电子邮件就是向敌人发射一发炮弹实施攻击。这一切,早已不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而是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直至此次伊拉克战争向人们展示得越来越清晰的新一代战争的真实。国外学者将这种趋势称之为“战争的平民化”,并说“战争的平民化是二十一世纪战争的重要特点”。

二

如果说,普通人看得懂与看不懂信息化时代的战争,暂时问题还不算太大。那么,对于那些直接或间接地研究战争,或直接与间接地参与同战争相关工作的特殊人群来说,尤其是对于当代军人来说,能否看懂信息化时代的新一代战争,则事关重大。先不说别的,世界各国的战地记者、军事评论家们,都对伊拉克战争做了大量报道和评论。不同国别的这些特殊人群,他们所具备的信息化战争知识的高低深浅,从中可以窥见一斑。千万不要小看了这方面的“差距”,要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上去看它。因为这

方面的整体素质,同一个国家和民族有朝一日接受挑战、经受风浪的整体能力有关。

而今,哪个国家不在研究战争?哪支军队不在关注伊拉克战争?人类既然已经迈进了信息时代,哪支军队可以不研究信息化战争?

想打赢战争的人,想避免战争的人,都必须努力学会看懂今天的新一代战争。看不懂,则肯定打不赢;看不懂,也不知道怎么去避免战争。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旨在发展,力求和平,不求“百战”。不妨稍作变通,曰:“知己知彼,不战可待。”一旦战争落到头上,也不至于心中发虚,更不至于应对失当,南其辕而北其辙,昏天黑地,不可收拾,要是那样,问题可就大了。

有一句话讲了好多年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说这句话自有切肤之痛,挨打的滋味刻骨铭心。但怕只怕,喊了十年二十年,尚未真正弄明白自己哪些方面落后,怎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经济落后、科技落后,这是根本性的落后,好在我们这两方面都在迅速发展,令人欣慰。武器装备落后,上了战场要给你颜色看,这是常理,容易明白。还有一条,观念落后,更加要命。但它又常常容易被人忽视或轻视,这就更加更加要命了。

鸦片战争,中国为何惨败?清朝官员愚昧之至,他们根本看不懂当时西洋人用洋枪洋炮发动的新式战争。不仅看不懂西洋人的新式战法,甚至连西洋军队的队列训练也看不懂。英国炮舰上的英军士兵上岸操练,走队列,两腿绷得笔直。清朝官员远远一看,乐了,立刻写了一道密折奏报朝廷:“洋人没有膝盖,腿不能弯!”这样的军队还不好对付吗,拽住他袖子一摔一个跟斗!好,上。一交手,一败涂地。于是立刻惊呼,洋人有妖术!于是想出“绝招”,从民间广收马桶,置于木排之上,去同英国炮舰过招,名曰“以邪驱邪”。结果就不必说了。发明此“马桶战术”的杨芳,据说还是清朝

的一位“名将”，其人其事是上了《中国近代史》的。他简直把中国人的老脸都丢尽了，中国是大军事家孙子的故乡，清军中居然会出这样的废物，这样的军队不败谁败？

三

值得重视的是今天。

通过此次“举国观战”，使我们有机会发现，国内以各种方式参与评论此次伊拉克战争的有些专家学者，他们的许多战争理念，已明显落后于时代。此说绝非危言耸听，不妨略举几例。

一例：对于美军此次开战时机的选择，应作何评价？有位军事专家在报纸上发表“专访”认为，美军此次“开战时机不合适”。他的理由是，伊拉克当地夜里有沙尘暴，天空有云，这“不利于空中打击精度”。他这种看法还是“目测轰炸”时代的老观点，早已过时了。当地气象条件是否影响轰炸效果，美军有全球气象观测分析系统、战区气象观测分析系统在日夜不停地忙碌着。更主要的是，美军以精确制导武器实施的“精确轰炸”，基本不受气候条件影响。这次伊拉克战争，美军动用了五十九颗卫星（包括全球卫星通信系统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又临时为伊拉克战争发射了三颗军用卫星），还有“全球鹰”“捕食者”“猎人”“先锋”“龙眼”等多种型号的无人侦察机全天候出动，高清晰度图像实时传送到地面接收站。又有空地一体、从指挥机关到各个作战单位、各种武器系统直至单兵的信息链接。这样，美军就具备了实时侦察、精确定位、精确制导、实时评估轰炸效果等全套高技术手段。十二年前的海湾战争，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炸弹不到弹药总消耗量的百分之十，这次已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八。例如这次大量使用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采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光电、红外等复合制导技术，并加

装了风向修正装置,投放后可自动寻找提前锁定的目标,可全天候使用,基本不受烟雾、云层和沙尘暴影响。所以,美军选定3月20日5时35分开战,你说它“不合适”,美军恰恰认为此时此刻它逮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斩首”战机,企图一举炸死萨达姆,那点云层和风沙不在话下。至于美军的“斩首”行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另当别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暂作“存疑”处理,待日后见证)。但一定要看到,美军“斩首”行动所反映的是一种全新的作战思想,它必将成为今后信息化战争的一大特点,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千万不可再用老观念看问题了,以为只要天上有云、地上有沙尘暴便可躲过轰炸。要想避免挨炸,需尽早想出对付的办法来。有矛必有盾,办法总是有的。

又一例:美军这次在发动空袭的同时就展开了地面进攻,对此怎么看?有位军事评论家在报纸上发表看法认为,美军“不等常规的炮火准备完毕”,就“匆匆忙忙开始了地面进攻”,“贸然进行集团冲锋”,“其意图是对伊拉克实行大面积蛙跳占领”。这段评论,问题多多。首先,早在十多年前美军颁布的《联合战役条令》中,就明确规定了陆海空联合战役的“四要素”,即:统一指挥、军种平等、全面联合和全纵深同时作战。当时海湾战争刚刚结束,美军就将海湾战争中获得的最新作战经验概括成上述条令,用于指导新世纪的作战行动。可是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位军事评论家的观念还停留在旧阶段,对“全纵深同时作战”这种新的作战样式不甚了了。有人可能会说,海湾战争是先进行了三十八天空袭之后,才打了三四天地面战争,那才是全新样式的信息化战争。这恰恰又暴露了另一个问题:我们的思维总是习惯于停顿在过去的某一个点上,去观察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什么叫观念落后?这就叫观念落后。美军反倒没有把海湾战争的经验模式化,而是从中提炼出了“全纵深同时作战”这种超前的全新作战思想。美国的军事理论

家们说,“将军们经常重复上一次战争”,这往往是军事思想停顿、保守的反映,需要经常警惕。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最成功的一点便是克服了以往的惯性思维,“不重复上一次战争”,这一点是“最突出”的。我们不妨记住这句有点用处的话:不要重复上一次战争。其次,先行炮火准备,然后发起冲击,曾经是传统战争的一种“进攻模式”,但用它来解释今天信息化时代的新一代战争,难免南辕北辙。况且“炮火准备”是战术用语,也不能用它来解释美军的战役行动,那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再次,把美军发动地面进攻的作战意图判断为“大面积蛙跳占领”,出入更大。“大面积占领”的概念,已是老之又老的作战理念,信息化战争强调的是“直取要害”,它不再以“大面积占领”为目的。美军迅速发动地面进攻的作战意图,核心之点是要快速插至巴格达,用利器去“穿刺”伊拉克心脏,以求迅速“震撼”伊军、瓦解萨达姆政权,绝不是为了“大面积占领”进攻轴线的两厢土地。战争后期,美英联军对伊拉克全境的占领,也只是“要点式占领”。至于“蛙跳”,它原是海湾战争中美军一〇一空中突击师利用直升机群“跳跃”到伊军防御纵深去建立前进基地,其初衷是为后面的装甲部队向前推进提供预设保障点。但实战中,这些直升机群将“蛙跳”行动变成了一种独立作战行动,并取得了出乎预料的作战效果,后来“蛙跳”就成了一种新的作战样式。但这一次,美军的地面进攻主要是利用高速公路和沙漠平坦地形快速前插,并非离地“蛙跳”。还有“集团冲锋”一词,从严格意义上说,它是冷兵器时代的战术用语。

再一例:此次伊军迅速崩溃,原因究竟何在?有的评论认为,那是由于美军在战前实施的“战略欺骗”获得了成功。大意是说,美军利用最先进的数字化部队第四机步师在地中海实施“佯动”,造成美军要借道土耳其过境开辟北方战场的“假象”,使伊军误认为美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在北方,因而作了“向北防御”的兵力部署,

把防御重心放到北方去了。可是战争打响之后,却发现美英联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在南方,但由于伊军缺乏空中掩护,此时已无法变更防御部署,从而导致伊军防御体系“前不能救其后,后不能救其前”的局面,故一触即溃。这种说法,粗看头头是道,其实不然。的确,“战略欺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广泛运用。德军发动闪电战入侵苏联,日军偷袭珍珠港,盟军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都曾成功地实施过“战略欺骗”。但此一时彼一时,在卫星侦察和各种通信工具高度发达的今天,地面部队的行动再想实施战略规模的“欺骗”已不大可能。况且,美军第四机步师想从地中海上岸,“借道”土耳其过境进入伊拉克战场作战,这是“真动”而非“佯动”。后来被迫绕道红海南下,那是因为土耳其议会通不过美军“借道”方案造成的,此事纯属政治因素,并无多少“军事秘密”可言。我粗略翻了一下一个月来的报摘、网摘,发现战前、战中从美英两国军方透露出来的种种信息,诸如兵力调动部署、作战意图、行动计划,甚至包括某些具体战法,同后来战争发展的实际过程相对照,发现其主要脉络竟是“基本可信”的。由此可见,在信息化时代,“透明”与“半透明”反倒是新一代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尤其像美军对伊军强弱悬殊的“非对称战争”,这种特点更为明显。相反,在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充分利用这种“透明”与“半透明”特点,达到了先声夺人、威慑伊军的目的,这倒是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当然,“兵不厌诈”这条古老军事原则仍未过时,军事行动中永远会有“欺骗”的成分。但信息化时代的“欺骗”,从内容到方式都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电子欺骗”已成为今天的主要“欺骗”手段,我们对此研究得还很不够。总之,伊军之败,并非败在吃了美军“战略欺骗”的大亏,它另有本质根源,此事后面将作专文讨论。反过来说,美军之胜,如果说它主要胜在“战略欺骗”的成功上,恐怕连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前线总指挥弗兰克